

魯加謝維奇著

遠征隊



平明出版社刊

近代文學譯叢

遠 征 隊

蘇聯 魯加謝維奇著

李 濟 生譯

平 明 出 版 社

近代文學譯叢

【文學・藝術】

遠 征 隊

定價 辛 2,800

著 者

〔蘇〕 魯加謝維奇

譯 者

李 濟 生

出版者

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

總經售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版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版 (18001—24000)

大亞印書館印刷 合衆裝訂所裝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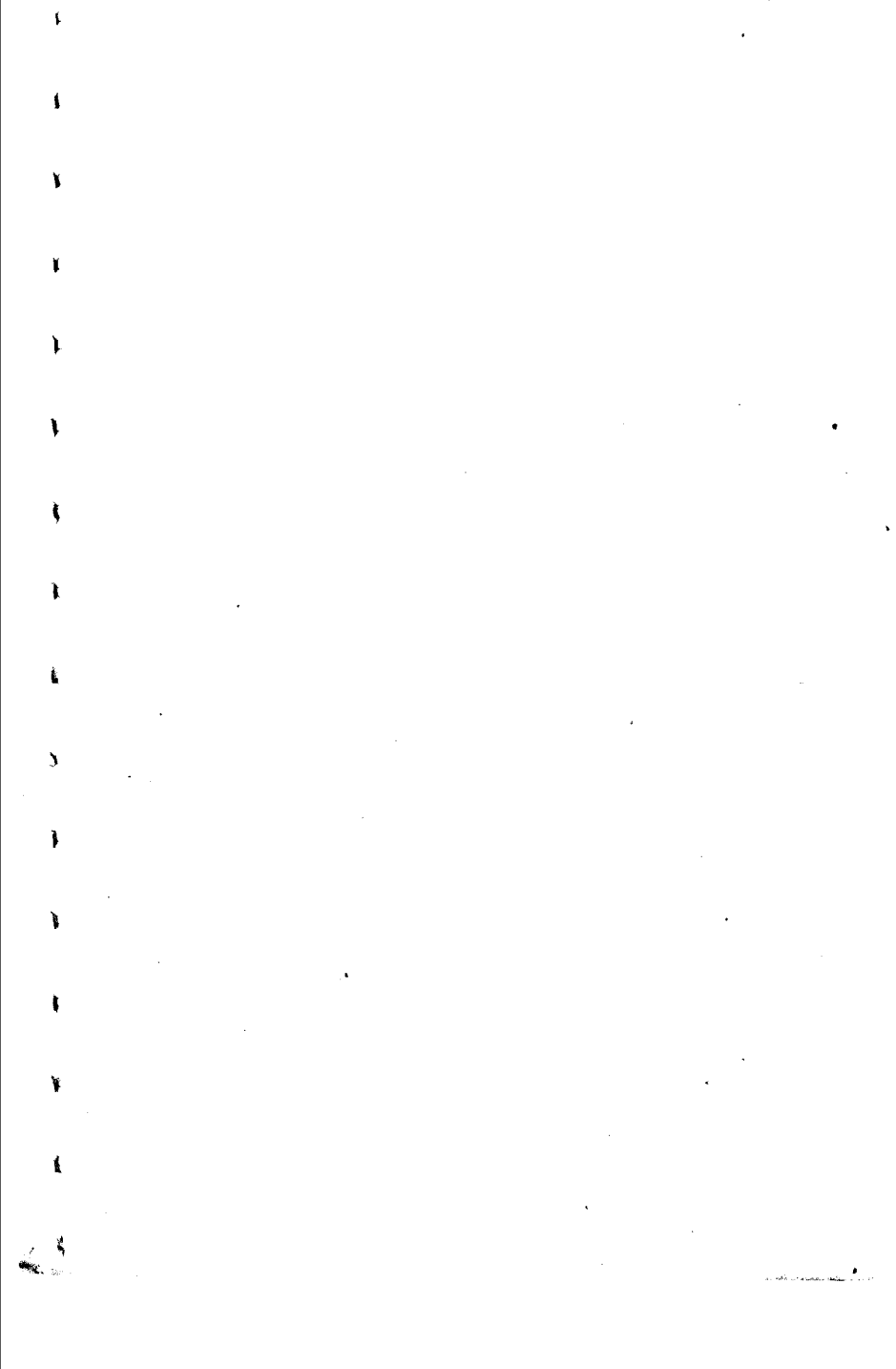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

原書名 Plant Hunting
原著者 Vadim Lukashevich
原出版者 "Soviet Literature"
No. 7, 1943

內容介紹

本書以表現新愛國主義爲主題，描寫蘇聯植物學家們如何辛勞地遠征邊地，去發掘祖國的寶藏。他們把草原喚做「綠洋」，同大自然作鬥爭。同時對鄉村建設，還作了有力的敘述。是近年蘇維埃文學作品中成功的中篇小說。

遠
征
隊



房間裏的東西，都包紮好準備好了。從早晨起門旁邊就放着一隻小提包，一隻旅行袋和一個裝得滿滿的背囊。

『我想行李該不會太多了吧。』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顯得煩惱的樣子說道。『主任說我們只能帶一些必需的東西。嚴格說，你倒正是遠征隊的一件額外的行李……』
她猶豫不決地望着小伏洛狄亞。

『也許我應該把你留給畢斯特洛夫家吧？』

『呵，親愛的媽媽！』孩子驚惶地嚷道。『反正，我要……』

『好啦，好啦。現在已經遲了。可是我警告你——你還是規矩點兒的好。主任是一個嚴厲的人。如果你不……』

『我知道，媽媽！』伏洛狄亞打岔道。

『你知道什麼？』

『要是你不服從命令，船長會把你放到荒島上去的！』

『我倒不知道什麼荒島，可是我敢說格里戈利·斯節潘諾維奇或者會馬上把你送回家的，行行好吧，伏洛狄亞，記着，別去打擾他。他是一個大科學家。你懂得嗎？』

『懂得，媽！』

『好，走吧。』

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扛起背囊，驚叫了一聲，依舊放下。

『伏洛狄亞！你該沒順手把我們的大熨斗也包走啦，有沒有？』

『你要把我當成一個吃奶的孩子嗎？』伏洛狄亞反抗道。『桌上，那兒不是熨斗。』

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並不去管他說些什麼。

『這孩子多討厭啊！』她說着，解開背囊從裏面取出一把斧頭來。

『怎麼，你發瘋啦！有什麼理由要你把斧頭都帶去？』

『唔，萬一我們到了叢林裏面呢？』

『伏洛狄亞，你怎麼還是那麼的蠢嘍，』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嘆息道。『這個包裹

面是什麼？』

『鹽，』伏洛狄亞生氣地說道。

『鹽？好，那倒不壞。走吧！』

伏洛狄亞拖着旅行袋蹣跚地走着。

一匹拖車的馬走過街上，那副慢騰騰的斯文的樣子，就跟獅子走路一樣。牠的肩胛骨活像臺秤的槓桿上下起落着，牠那濃密的鬃毛就像披巾似的垂了下來。

『趕快呀！』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道。『伏洛狄亞快呀！別呆呆地站在那兒！』林蔭大道外的一幢房屋有一扇開着的窗子，窗帷是往旁邊繫了起來的。它飄動着，給風吹脹了，像一張三角形的船帆。

最後他們走進了一個院子，院子裏面停着一部敞車，車身上面撐得有油布篷，簡直就是一部貨車的樣子。一大羣人在那兒奔忙着。

沒隔多遠站着一個身材高高的穿黑外衣的人。他的眼睛睜着，好像在笑，可又是蹙眉皺額的。

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筆直朝他走去。

『對不起，格里戈利·斯節潘諾維奇！想不到在我出去買東西的時候，這個頑皮的孩子放了一把斧頭在背囊裏……』

『那麼，里基塔！』主任道，『你該沒有忘記帶斧頭吧？』
『不會忘記的！』一個面孔黑黃、穿藍襯衫的男人答道，腦門很白，就像給噴過漆似

的。

『你一定是一個實際的傢伙！』主任向伏洛狄亞說道。『吉洪·伊凡諾維奇，這兒你有了一個好幫手啦。』

老頭子自言自語地咕嚕着。不管冷熱他總是把短外衣的領子翻了起來，人從旁邊望過去好像他套了一個套包子一樣。

『納斯蒂雅，你也要跟我們一道去嗎？』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問道。

她招呼的那個姑娘轉過頭來。一張圓圓的臉，扁平的鼻子給太陽晒得通紅。她的雙頰微微起着紅暈，豐滿的嘴唇却顯得蒼白。她那小巧的耳朵上盪漾着一對玻璃耳環。她那金色的頭髮給緊緊捆在一張白頭巾下面，白頭巾的三角尖却在她的腦後晃來晃去。

『你相信我會去吧！』她答道。『性情相投的人總在一起。你能看着我留下來嗎？』

『喂，你不要大驚小怪的好嗎？』主任要求道。『我們該動身啦。時間就擱得太久了，真的……』

『一切都準備好了，格里戈利·斯節潘諾維奇，』里基塔答道：他總算找到用衣袖揩他出汗的眉頭的機會了。

伏洛狄亞困難地爬上了車子。在他往車子上爬的時候，每個人都看見從他的衣袋內掉出一個羽翹做的浮飄來。浮飄一半是紅的，一半是白的，上面跟着拉出來一根很長的釣絲。

「你到底還是帶着了它！」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道。「一個多麼頑強的孩子！」
「不要緊的！」吉洪·伊凡諾維奇使她安心地低聲解釋道。「主任自己就愛釣魚！」
車子帶着一陣吼叫和震動（這一震動使得伏洛狄亞趕忙抓緊吉洪·伊凡諾維奇）駛出了院子，然後轉向大路，車子在換排擋的時候發出一陣喧噪，牠的速度就更快了。

大路兩旁全是成行的老白楊樹，樹頂的極枝相互纏結，亂絞在一起。只有從稀疏黝黑的簇葉中間才望得見天空。

偶然的、樹葉和野草中間沙沙響着的一陣微雨只不過潤濕了大地，可是空氣立刻變得來更重濁，充滿了氣味。這時的公路就像一條河流，暗黑，發着藍色的光，反映出樹和雲來。

「呢，我們去啦！」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道。

「我真想痛哭一場啊！可是誰會知道——到底這個創傷並沒有變得那樣的壞。不久戰爭結束，他就回家來了。」納斯蒂雅說着，突然臉紅了。「於是我們……我們就結了婚了。」

『那麼你們結婚沒有多久吧？』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愉快地說。『我想他該是一個漂亮的小伙子。』

『嗯！』納斯蒂雅答道，彎下身子，興奮得紅了臉地小聲說道：『可是對他就別說那樣的話吧，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……他那一舉一動，文雅多禮的樣子，真會叫你吃驚。在他臉上你就看不到一點不禮貌的神色，從他嘴裏你就聽不到一句不好聽的話。那是絕不會的！你瞧，有時候我就故意來惹他生氣，可是就一點也沒有用，一點也沒有用呀！』

『他一定很愛你的，親愛的納斯蒂雅。』

『嗯！』納斯蒂雅柔聲地道。『他想着的只是我，他真正的——只想着我啊。』
她警覺地望了望周圍，放心地說道：

『他睡熟啦。』

突然響起煞車的尖銳聲，車子給煞得來向上一跳，好像碰着了什麼東西似的。附近有
『一隻烏正拚命地啁啾叫着。』

『我希望沒有出什麼亂子！』納斯蒂雅驚慌地說。

『怎麼樣啦？』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驚訝道。『有一股樟腦油的氣味！』

『也許吉洪·伊凡諾維奇拿了什麼東西出來給他自己蓋上吧？』

『我就不習慣用這種東西，』吉洪·伊凡諾維奇突然醒來說道。『這股氣味把我給噙住了……我想我還是去看看出了什麼事情吧。』

他費勁地爬了出來，一面爬一面呻吟，小心地從車邊落下去。別人會以為他正下到水裏去。他的骨節粗大的手指緊抓着木板的邊緣，最後就不見了。

『媽媽，我們停了多少啦？』伏洛狄亞帶着睡意朦朧的聲調問道。

同時納斯蒂雅也正搖着里基塔。

『里基塔！醒來！里基塔！你睡得來像一隻熊似的。起來！我說起來呀！』

『噫？什麼事！』里基塔說，就坐了起來。『我們為什麼停下來啦？』

『誰知道？』納斯蒂雅答道。『你可以去看看是怎麼的——也許用得着你。主任正在輪盤上工作，你這人倒好像乘客一樣，在一邊睡覺！』

『就一忽兒。』

里基塔連忙穿上他的靴子，彎着身子找路下去。重重地砰然一聲里基塔就跳下地了。

吉洪·伊凡諾維奇走了過來。

『這是公路鐵路的交叉道，』他說。『我們得等候一列火車過去。』

『媽媽，我要出去，』伏洛狄亞叫道。

『我們都出去伸伸腿吧！』納斯蒂雅道。

鐵道上總是常常有一種淡淡的燃燒氣味。

又道那邊，百年老白楊樹附近的空地上有一個大水坑，白楊樹長得很高大，因為年代久遠，樹葉比較稀疏，甚至已經彎下來往旁邊在長。只有在那兒進出的兩條鐵軌是潤濕的，在周圍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又都是乾的。

『他們在更換枕木，』吉洪·伊凡諾維奇解釋道。『瞧那邊不是放得有上了樟腦油的枕木嗎？樟腦油可以防止牠們腐爛。那股怪氣味就從那兒來的。』

隔那兒不多遠的叢林裏閃耀着水光，柳林中露出了一片天空。

『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，鄉間多美呵！』納斯蒂雅狂喜地嚷道，睜細了她的眼睛。聽得見遠處輕微的火車聲。

『那是火車呀！』納斯蒂雅道。

回答她的是貨車的細弱的汽笛聲。

『真倒霉！多討厭呵！』格里戈利·斯節潘諾維奇咕嚕着翻開外衣的衣袋蓋，拉出一隻錶來。『白白地過去了十分鐘，可以走八公里的路啦。』

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和伏洛狄亞互相挽着手臂，望着火車跑過。褻了色的紅色車

廂車輪在鐵軌上面發出一陣匆忙的、有規律的唧嗒聲，轆轤地駛過。敞開的車門口都用木板欄住，下面露出小束的稻草來，母牛在上面疲倦地張望着。

『那些都是給災區運去的，』吉洪·伊凡諾維奇解釋道，『德國佬在那兒……』最後一輛擺動着的車廂，帶着它那臉上沒有表情的守車人和變暗了的車燈剛剛過去，納斯蒂雅馬上發出一聲尖銳的叫聲：

『狼！狼！里基塔！』

大家都掉過頭去。在通向叉道的路的拐彎那邊，跑來了一頭低着腦袋伸出一條紅舌頭的小狼。

里基塔猛的從車後衝了出來，揮着一根大黑樹樁，剝落的樹皮就像破布似的附在樁子上。

『喂，那是一頭狗呀！』吉洪·伊凡諾維奇喊道。『你給什麼咬着了？！清醒一點，老兄！』

『簡，簡尼！』伏洛狄亞不勝快樂地喊道。

里基塔不好意思地扔掉了樹樁。

『我的里基塔該算得一個英雄吧！』納斯蒂雅嚷着又笑起來。『他望見那條小狗，立

刻拔起一棵樹來應戰。真算得一個英雄啊！」

「你自己驚叫起來——『狼，狼！』」里基塔和氣地反駁道。

格里戈利·斯節潘諾維奇走來。他望望這頭疲倦的暗灰色的狗。

「這是一條好狗。誰的？」

「我的！」伏洛狄亞驕傲地答道。

「是我們的，」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胆怯地承認道。「我一定要把牠拴好……」

「亂說！」格里戈利·斯節潘諾維奇不高興地說。「這樣的狗是不能用鍊子拴的！」

牠能找到了我們，那真是運氣好。牠的名字叫什麼？牠凶嗎？」

他毫不害怕地把手伸出去，讓簡開。簡倦了；牠只是懷疑地望着格里戈利·斯節潘

諾維奇。他便把他的寬大的手放在簡的頭上，還開始在牠的背上撫摸。

「喂，弗蘭狄米爾，把你們的簡弄上車來。我們走吧。」

主任向駕駛台走去。

車子顛簸地駛過鐵軌的時候，軌上揚起一片淡紅色的塵雲，鐵道守路人齜牙咧嘴地向

里基塔說道：

「把張三喚做李四了吧？我的朋友，嘿？只有在戰爭的時候才來了不少的狼。現在

都給消滅光啦……」

騷動漸漸平靜下去。吉洪·伊凡諾維奇用力脫掉他的靴子，還躺了下來。里基塔已經睡熟了。伏洛狄亞抱着簡在打瞌睡。只有簡，豎起牠的大耳朵警覺地傾聽着周圍，並且一動都不動——也許是怕打擾伏洛狄亞吧。

「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，」納斯蒂雅胆怯地說，「你的丈夫給敵人殺死了嗎？」

「不，納斯蒂雅，親愛的，」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平靜地答道。

「你不是說他已經離開了你嗎？」納斯蒂雅說。「還留下一個孩子？」

「正是那樣，好久以前就分開啦。」

「那一定很苦啊，全靠你自己……」納斯蒂雅同情道。

「你爲什麼那樣想呢？」安娜·亞歷克賽葉芙娜道。「人們說艱苦的生活永遠不會

生鏽。我想那是對的。」

「手邊拖着一個小孩就苦啦……」

「那沒有什麼——我還是把伏洛狄亞帶大了……麻煩的倒是不夠嚴厲……」

「嚴厲頂要緊啦！」

⊙ 直譯該是「從尾巴認錯了豬」。